

胡竹峰专栏·南游记

信笔扬尘

人间小景

车过儋州

七

不知不觉，苏东坡在儋州生活三年了，二十出头的宋哲宗一病不起。朝中诸人商议继承大位事，章惇欲立简王赵洵，向太后想立端王赵佖，众臣附议。章惇只好奉召，见面后，说端王轻佻，不可君天下。枢密使厉声斥责，说一切要听皇太后安排。历史似乎证明章惇识人颇准，后评价端王赵佖，所谓“诸事皆能，独不能为君”。

金军南下攻取北宋，东京之战失利，金帝废宋徽宗与子钦宗赵桓为庶人。两个宋朝皇帝，连同后妃、宗室、百官数千人，以及教坊乐工、技艺工匠、法驾、仪仗、冠服、礼器、天文仪器、皇家藏书、天下州府地图，外加无数珍宝玩物被押送北方，汴京中公私积蓄掠一空，北宋灭亡。

囚车一路向北，押送途中，宋徽宗受尽凌辱，妃子也被金将强行掳去。到金国都城后，赵家父子两个六神无主，勒令穿丧服谒见金太祖庙宇，意为献俘。宋徽宗居然被金帝封昏德公，以示轻贱。堂堂皇帝，关押囚禁致死，浑身长满虱子，他会不会后悔，当初索性做一个端王，或许得以善终。读史至此，总会遐想，倘或不是赵佖当皇帝，瘦金体会如何？会不会有靖康之耻呢？可惜历史没有假设。

却说端王即位，大赦天下，苏东坡得以归还。

要离开儋州了，结下厚道的父老乡亲纷纷携酒饯肴食前来相送，执手泣涕而去，伤感地说：“此回与内翰相别，不知甚时再得相见。”虽然日夜夜盼望回到中原，面对此情此景苏东坡也不禁依依不舍，定然是死别了，彼此都依依不舍。更有感情的人，不甘心就此匆匆别过，挑着米食随苏东坡一路走了几百里地。

赶到海边，归心似箭的苏东坡，一刻都不想等。那个没有月亮的夜晚，四周漆黑如墨，老人心事绵绵，年轻人气十足，儿子苏过在身侧倒是睡得沉稳，轻轻鼾声伴随着四周的轰然的海潮。风浪太大，苏东坡有些埋怨自己冒失，惊惧难以平复。抚摸随身携带的那些文稿，心情才稍稍安定了一些。天不灭苏东坡，天不灭斯文，到底平安到达了合浦。

儋州人真爱苏东坡，至今当地有东坡村、东坡井、东坡田、东坡路、东坡桥、东坡帽等，还有一种“东坡话”。



胡竹峰，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出版有五卷本“胡竹峰作品”，《中国文章》《民国的腔调》《雪下了一夜》《惜字亭下》《黑老虎集》等作品集三十余种。曾获孙犁散文奖双年奖、丁玲文学奖、紫金·人民文学之星散文奖、刘鹗散文奖、丰子恺散文奖、林语堂散文奖、滇池文学奖、三毛散文奖、红豆文学奖等多种奖项。部分作品被译为多种文字。

信笔扬尘

小时候的丑照片

徐雅媛

记忆中，那张照片上的我穿着短衣短裤，扎着冲天羊角辫，脏兮兮地坐在乡下的大门槛上，眼巴巴地望着前方。那年我只有五岁，爸爸工作很忙，只好把我放在奶奶家，每个周末再接我回去。那天，我早早地坐在门前等爸爸，等到太阳落山，爸爸都还没来。我哭着吵着要爸爸，奶奶怎么也哄不了我。

就在这时爸爸出现了，背着借来的照相机，看到我哭得鼻涕眼泪一大把的样子，就“咔嚓”给拍了下来。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相机，稀奇得不得了。后来爸爸把照片冲印了出来珍藏着。

十五岁那年，爸爸整理相册时，我站在一旁欣赏，看到了那张照片，就问爸爸：“那个难看的小女孩是谁啊？”爸爸笑着说：“当然是你呀！那天我去借相机，没想到路上自行车脱链了，我修了很久，去奶奶家接你时已经晚了。我远远看到你坐在门槛上，哭得很伤心，赶紧用相机拍下来了。”

十五岁正是女孩子最害羞最爱漂亮的年龄，我容不得自己居然有这样一张灰头土脸的照片，一把抢过来就给撕了。爸爸没来得及阻拦，他当时很生气，也有些无奈地叹息着说：“以后你会发现这张照片是多么的珍贵。”我不以为然。

那年已经开始流行彩色照片了，我照了很多青春飞扬的照片，那张黑白照片却随着岁月的流逝渐渐模糊。

很多年过去了，回首往事，才懂得爸爸当时的心情，才知道我做了一件多么傻的事情。当年的爸爸是那样用心地记录着我的每一段成长，也唯有父母，才会把我们当年的窘事当宝贝一样珍藏着，念叨着。

现在，爸爸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，而每次当我回想起童年的一点一滴，我的心就一点点地痛起来，不知道在世界另一头的爸爸是否能感应到我的思念。

挂年画

任随平

古人有焚香，点茶，插花，挂画四大雅事。焚香静心静气，带给人的是宁静与平和；点茶点出一份雅趣与安谧，水中有茶，沉浮跌宕，令人胸间荡气回肠；插花，纤纤玉指，一枝枯荷三枝蜡梅，插出一茎疏逸的气象；挂画，当是文人雅士间的情怀，与一份不可多得的品位。

而在我的童年记忆中，挂年画少了文人雅士的品赏情怀，却多了一份对生活的热望与欣喜。

年画还是古街上的好。

时序进入腊月，窄窄的古巷仿若一枚杨柳青印制的画页，窄窄长长，从街巷的这头一字铺开，就到了街巷的另一头。寒巷的两边，一字的木板支棱起来，锡箔纸裹着的多彩糖果，各色布匹，烧制焦黄的猪蹄，受冷变青的白色粉条，白菜，白菜，菠菜，像是长短不齐的日子挨挨挤挤地站在一起，叫卖的人扯长了嗓子，喊着，买货的人挑了这家拣那家，多是给孩子们买了头绳，称了粉条，新添置一

口铁锅。孩子们跟在大人后面，随着叫喊声的起伏转动着脖颈，瞅着新鲜。对于孩子们来说，最值得拥有的莫过于一串可以拆开来一个一个点着放的鞭炮，当然女孩子最爱的还是花头绳了。转过街巷长长的一段，在街巷末尾的一角，阔大的塑料布上一缕一缕摆放着年画，大的，小的，长条的，斗方样的，纸版的，油彩的，分门别类，用小石头一缕一缕压着，一缕一缕的风从行人裤管的空隙间钻过来，年画的底角就啦啦啦啦地扇动着。卖年画的人手中拿了折扇，在胸前摇着，我喜欢在这样的摊点前逗留，那里面有油墨清新的气息，似乎平年的气息就印制在一幅幅画页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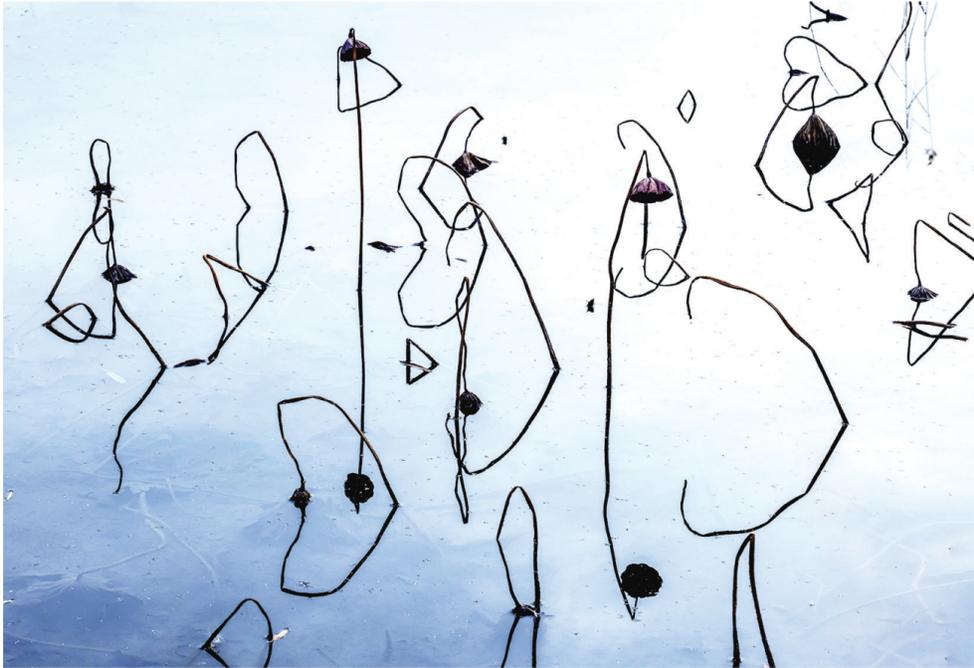
在那个时期，杨柳青年画是上好的年画，属木版印绘制品，后来读书才知道，杨柳青木版年画与苏州桃花坞年画并称“南桃北柳”。杨柳青年画始于明崇祯年间，继承了宋元绘画的传统，吸收了明代木刻版画、戏剧舞台的形式，采用模板套印和手工彩绘

相结合的方法，喜气吉祥，风格独特，很是令人喜欢。杨柳青年画题材丰富多彩，门神灶神，戏曲人物，娃娃花卉，山水花鸟应有尽有，对于年节而言，购买最多的当是门神灶神、娃娃花鸟等，《莲年有余》画面上的娃娃“童颜佛身，戏姿武装”，怀抱鲤鱼，手拿莲花，寓意生活富足，正是年画中流传最广的经典画作。

那时候，大人们会为了生计想方设法省下不该花的钱，简简单单过个年节就好，而我更奢望的不是糖果，也不是粗布制作的新衣服，我最爱的当是除了门神灶神之外的年画，当然杨柳青的最好，尤其是木刻版画，形象栩栩如生，引人入胜，如《喜鹊登枝》，喜鹊有喜气，门前的高枝上落得一两只喜鹊，望着空阔的庭院，间或一两声，似乎那喜气就能从高枝上滴落下来，落在庭院里，落在仰起脖颈张望着的人的眼眸里。杨柳青年画适合贴在主屋，贴在主屋的杨柳青年画喜气融融，让年生出生无限的喜庆来。

再后来，大幅大幅印刷的中堂、对联这样的年画应运而生，依然是每年都会买一两幅回来，轻手轻脚挂在堂屋里，年节的气息就从恣意的文字、旖旎的图画中走出来，庭院之中、村巷之间，到处充满了快乐的气息。

挂一幅年画，在新行渐远的时光里，馨香念想与挂牵。



冬天的音符 李昊天 摄

小说世情

碑匠崖

张港

那啥？你问碑匠崖呀？那你算是问对人了，这我知道。在早呀，这儿不叫碑匠崖，叫白砬子。

砬子？砬子就是立陡立崖的大石头，石头山。

咋叫的碑匠崖呢？

说这话呀，那是小鬼子进东北的第十二个年头。俺们这儿呀，来了抗联五团。抗联打仗厉害，这不奇，奇的是啥呢？奇的是五团有个碑匠。我说大记者，你见多识广，你听说部队有碑匠的么？

碑匠，就是石匠呗。

不不不，那可不对。碑匠是碑匠，石匠是石匠，两码事儿。石匠打个碾子整个磨，抠个马槽子啥的。碑匠可不是。碑匠，头一样得力气大，能把大石头翻得倒得去；二是识字断字，跟你们记者一样，是识字分子。不识字咋刻字？三是，能攀山，为得块好石料，什么悬崖绝壁都得上去。

你问部队要碑匠干啥。那用处可大了。打仗哪能不死人，有人牺牲了，碑匠就打个石碑，记下姓名；五团有大事，碑匠也纂出文字，埋地下留给后人。

没有碑可纂时，碑匠就骑上马，出去几十里，刻块石头，再跑回来。这可热闹了！日本子大部队马冲那一块石头去了。你说咋的，石头上的字是：“中国人一齐打日本。”末了的字是“五团”。团长说：一个碑匠，顶得一支队伍，调得日本兵满山瞎跑。

啥？他叫啥名呀？别打岔呀，你听我说呀。

有这么一天呀，碑匠蹲着正琢磨事儿。团长、政委走来，二人争吵得

厉害。碑匠听明白了。啥事呢？上边下了令，打下白石砬。白石砬石头墙，日本兵多，不扔百八条人命是拿不下来的，可军令如山。怎么打？他们争的是这个。

一早，碑匠不见了。有人想起，昨晚吃饭就没见这人。

团长到碑匠的窝棚，见立柱上刻着白砬字：天黑打白石砬，必胜。

啥意思呢？不管啥意思，备马备枪，打白石砬。

这头呢，碑匠爬上白砬子顶上，用大绳把自己顺下。就挥大锤，使大钎，刻出两个大字，一个字有一轴航大。

白砬子下就是俺们屯，人人抬头仰脸看新辟。慢慢看明白了，俩字：抗日。豁——这家伙，厉害！抗日抗上了白石砬子。

“抗日”俩大字刻得了。大绳上吊着的碑匠冲屯里反复喊：“全来瞧全来看——打走日本王八蛋——”

人人抿嘴笑，相互嘱咐着：可不能让日本人知道。

白石砬上的碑匠，一边往深扩字，一边唱上了二人转：“刘为大来关某我为二呀，涿州范阳你是老三那——”

这么折腾，日本人能不知道么。日本兵带迫击炮，照白砬子猛轰，可是，炮弹上去，打个出溜儿滑，掉地了。砬子上留个白点儿。

炮弹打得火星子乱进，碑匠照样扩字，一边唱：“想当年大哥无时他把草鞋卖呀哈——二哥我身担着豆腐盘——”炮这么打，人还有个活命？有敢看的说，人肉一块一块往下

掉，掉了大腿掉胳膊。不说了，不说了。白崖壁成了红崖壁。

别哭呀丫头。你一哭，我不好往下讲了。

怎么打炮，“抗日”两个字还在。你想想，有这么俩大字明晃晃立着，日本子他哪受得了？镇里的日本兵全调来了，一齐开枪，子弹一打一个白点儿，跟碑匠的鬓子似的。子弹打光了，算是看不出字了。

再说五团这边。老乡跑来报告石崖刻字的事，团长心痛得一脚踢翻一块大石头，就掏枪喊人要给碑匠报仇。政委说：“碑匠这是引出镇里的鬼子，让咱们打空城。拿下白石砬。”

后来？后来那还用说，拿下白石砬呗。子弹、炮弹全消石头砬子了。没子弹的日本兵，那还抗收拾？

完了？没完。过不多长时间，你说咋的，白砬子上又出字了。比上回的“抗日”还大。这回刻的是“消灭小日本”。

打哈尔滨来了日本工兵，吊绳子打上炮眼，一炮一炮，炸下去“消灭”和“小”。“日本”俩字不敢炸了——炸“日本”，那不成了自己炸自己。

还是没完。过些日子，“日本”俩字上头，又刻出字来，成了“打倒日本”。日本人还是得炸呀，这回连“日本”俩字一块堆儿炸个利索。

人人传说，“日本”都炸了，小鬼子要完蛋了。真的，没过多长时间，日本子投降了。

你问碑匠叫啥名呀？让我咋说呢。头一个，后来知道是姓耿，名就不知道了。第二个是谁，都不知道，第三个就更不知道了。反正是中国人，没留下姓名呀，你就记这事吧。

没完，没完，还有事。我说呀，你们记者说话顶用，跟大领导说说，这碑匠屋，老这么光着板儿，也不中呀，还得刻上字呀。

啊——钱呀？钱没事，实在不行，俺大伙凑钱。缺少的是碑匠呀，缺少的是碑匠！

食羊闲话

羊咬鱼

烟火万重，风味万千，羊肉不可方物，以其独有肌理与滋味占得食界一席，又如鲜花灼灼，粉蝶自来。

故里湖鲜河鲜池鲜已少尝得，客居地羊鲜后来者居上。初食羊鲜的日期已然忘却，懵懵然而不知其味。老家以往鲜有养羊，市面几无羊肉可售。从长江之畔移居肥水之滨，对于羊肉渐由被动接纳转向主动寻食。淮南淮北一带以养山羊与黄牛居多，饭桌上羊肉牛肉若非盆装即用海碗大盘盛放，热气腾腾之状匹配着主人好客的蓬勃热情与豪爽劲头。

风和草绿，羊撒欢吃草，吃草的羊会反刍。反刍是羊的常态。食物链上，羊是主动者，也是弱弱的被动者。为人或遭虎豹狼群吃掉。吃了羊的人或有反刍。羊肉是我反刍食粮之一，反刍可算作一种回溯。回溯个体食物图谱，对阳光风雨乃至万物都心存感恩，愈加爱物惜物。人为刀俎，鸡鸭牛羊变成一道道菜品，进入新的生命个体腹腔，四肢与血脉，化为一股股油气、清气与力量。荤素穿肠，不过是物质与能量兜兜转转。

高寒山区的羊以自然放养居多，其肉质细腻，用来做羊肉锅，当称得上一锅鲜。云南师宗的朋友说，每至火把节，当地家家户户提早起灶烧水，宰羊炖羊，吃杀羊饭比吃杀猪饭还欢腾。数次去往云南，都未吃上杀羊饭，算是缺了一份食粮。对于地道的草原上的羊肉，可用清水煮熟，不蘸酱也不撒孜然粉，寡口吃都会齿颊留香。出自草原的绵羊肉肉质较肥厚，膻味淡到忽略不计。常见的山羊肉质紧实，膻味较大，宜烧烤、做汤。

深秋到天山脚下，胡杨绚烂如幻，白天飞奔数百公里，晚间尝到紧实而喷香的馕坑肉，奈何不擅酒，不敢抓着大块羊肉畅怀开饮。寻常时日，喝一碗羊肉汤就可温胃提神。遇有食欲不振，来一份酸汤肥羊也能刺激味蕾。羊肉近似面食，吃法多样，烤羊头、烤羊腿、烤羊蹄、白切羊肉、爆炒羊羔肉，色色诱人，而牛肉猪肉鸡肉连吃几顿，可能口舌生厌。姑苏之地的藏书羊肉有其清香味，皖北萧县的丁里羊肉似较厚实。丁里镇地处皖苏鲁豫交界，好办伙羊节，伏天吃伏羊，饕客趋之若鹜。早些年到萧县，县城饭店一律面食当家，一个南方人在异地整天吃不到米饭未免愁肠百结，幸赖当地羊肉花样百出，藉此挡一挡饮食惯性。

大别山里，六安人家招待客人好以七八个锅子摆满一桌，其中多半不缺风干羊肉锅，这锅子以手工干草丝铺底，放风干羊肉及切成段的葱蒜、干辣椒，一锅香辣的风干羊肉嚼劲十足，齿间难免不沾羊肉丝。腊月里的阳光晒到头顶上，颇似裹身的棉袄暖烘烘的，三两同好边走边谈，随机进到一家土菜馆，把菜单翻来覆去，目光落在锅羊肉上，烧热的羊肉锅白气袅袅如雾，各人吃得额头沁汗，把肚子都撑得隆起。正所谓店何须阔大，人不必多，菜不一定丰盛，对味就好。

梁实秋说，用大蒜黄瓜佐烧羊肉面，美不可言。尚未尝过梁氏所言做法，吃羊肉粉丝时配过凉拌黄瓜，店家于一盘黄瓜中撒入芫荽叶，淋了辣椒油，蒜及醋放的多，吃起来满嘴不清爽，不如自己动手凉拌黄瓜入口。上夜班那些年那些夏夜，时有就着啤酒，嚼几根羊肉烤串，啃几块羊排或羊蝎子。犹记身强力壮的一个同事，爱吃热炒羊杂，每回还要上一份羊杂。其滋补几何，恐难说得明白。《儒林外史》中，金东崖在杜少卿面前卖弄学问，说羊枣即羊骨，曾哲虽嗜好羊枣，其子曾子不忍食羊枣，在于他爱惜羊的性命。杜少卿笑话他这般解释属于穿凿附会，而且是不讲究伦理。实则，羊枣为一种小小的圆形果实，形如羊矢，也称为羊矢枣。曾子吃羊枣，未免会想起逝去的父亲，故而不忍再吃。

爱逛菜市的汪曾祺深有体会，认为看那些碧绿生青、新鲜水灵的瓜菜，就会感到生之喜悦。热乎乎的一碗羊肉汤，足可令人心花怒放，个中三昧，大体在于所蕴含的入世之心与朴素的生存之道。推而广之，羊肉之类美食就是平常人家的星辰大海。

随遇而安，有肉吃肉，无肉别骨也香。苏轼有一副宽大心胸，贬到哪里就在哪里寻觅食物，生火煮羹。谪居惠州期间，一次他路过卖羊肉的摊位，见摊主将羊脊骨丢弃喂狗，当即求些，带回洗净、煮熟，继而撒盐炙烤，吃起来以为如食蟹鳌，还不忘写信调侃弟弟苏辙，说他整日饱餐公家饭菜却不知羊脊骨多么好吃。

师长石楠先生赠我一帧扇面，钤了一方吉语闲章，曰“吉羊”，“吉羊”通“吉祥”，青铜古器上就有这般铭文。与羊相关的字，含有物态人情民风，寄寓吉利祝愿，如羹，如羔，如鲜，如羞，如养，如美，如善，如祥。羊脂玉，世间尤物，和田玉中的极品，物稀而市价高，窃窥淑女，君子好逑，其肤白而温润，如凝固羊脂油。家中冰箱常年放有羊脂油，做饭烧菜时如不慎烫伤，取出羊脂油敷上，可降低皮肤疼痛感与灼伤程度。

时有人问我笔名“羊咬鱼”何意，亦有人喊作“鱼咬羊”，不知是打趣抑或混为一谈。坊间有一道菜名，名为“鱼咬羊”，做法并不复杂，将切碎的羊肉装入鱼肚子，封口即可烹饪。“鱼咬羊”究其来源，至少有两则传说，皖南徽州有之，皖北萧县也有。南北不同版本的故事里，鱼羊均是同锅为菜，烩出鲜美。

“鲜”由鱼与羊两字组成，一为水中精灵，一为陆上生物；鱼饮水，羊吃草，各有气味，气味源自的本体亦即气味所依托的肉身，莫名地被混搭在一起。宁愿相信这是一种巧合，巧合中藏着天机妙趣，一如酒的来源。人世间的玫瑰带刺，神话中狐仙伴有妖气，“鱼咬羊”可谓腥与膻强强对垒，经由阴阳相克相生，化为餐桌上的郁郁芬芳。造字的人大概尝过个中滋味，才有神来之笔。老子出口奇绝，说“治大国如烹小鲜”。古时祭祀先人，奉以鱼腊鲜兽，今已倡导鲜花寄思。鲜及酸甜苦涩麻辣咸香臭，各对应一种滋味定性。设若滋味至今混沌一团未得分解，人间生活将会多么寡趣！界定滋味的人有如天才，但非坐井观天之人。羊肉之鲜，河豚之鲜，菌菇之鲜，芳草之鲜，雨水之鲜，有同有殊。鲜而又鲜，鲜到极致，人人所求。

